

王涛◎著

# 国内首部以日军鲁西细菌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揭秘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历史 展示首日深重悲切的民族命运  
演绎普通人形态各异的人生归宿 书写战乱中撼天动地的爱恨情仇

中国  
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  
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王涛◎著

# 革命年代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乱年代 / 王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87 - 5237 - 2

I. ①霍…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2027 号

书 名: 霍乱年代

著 者: 王 涛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王 前

责任编辑: 杜 康

责任校对: 王银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64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http://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http://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 目录 mulu

---

## 第一章 / 001

- ▶ 01. 意外任务 / 001
- ▶ 02. 奴役生活 / 008
- ▶ 03. 告别恋人 / 017

## 第二章 / 025

- ▶ 04. 敌后家乡 / 025
- ▶ 05. 久别重逢 / 034
- ▶ 06. 公审大会 / 042
- ▶ 07. 借粮行动 / 050
- ▶ 08. 悲惨情爱 / 060

## 第三章 / 069

- ▶ 09. 深夜行军 / 069
- ▶ 10. 经历考验 / 078
- ▶ 11. 美人奸计 / 087
- ▶ 12. 遭遇血战 / 096

## 第四章 / 107

- ▶ 13. 误撞友军 / 107
- ▶ 14. 荒唐逼婚 / 115
- ▶ 15. 刑场生死 / 125

## 第五章 / 137

- ▶ 16. 施救日军 / 137
- ▶ 17. 情敌之间 / 145
- ▶ 18. 与敌共眠 / 154
- ▶ 19. 全民公敌 / 162
- ▶ 20. 残酷浩劫 / 172

## 第六章 / 184

- ▶ 21. 打入匪巢 / 184
- ▶ 22. 受到信任 / 191
- ▶ 23. 故弄玄虚 / 199
- ▶ 24. 希望破灭 / 210
- ▶ 25. 离奇叛变 / 219

## 第七章 / 226

- ▶ 26. 重新相聚 / 226
- ▶ 27. 出谋划策 / 232
- ▶ 28. 安逸诱惑 / 239
- ▶ 29. 分道扬镳 / 247
- ▶ 30. 孤注一掷 / 257

## 第八章 / 264

- ▶ 31. 罪恶阴谋 / 264
- ▶ 32. 与虎谋皮 / 270
- ▶ 33. 醉生梦死 / 284
- ▶ 34. 突出重围 / 294

## 第九章 / 305

- ▶ 35. 活体实验 / 305
- ▶ 36. 最后审判 / 314
- ▶ 37. 同归于尽 / 322

## 后 记 / 328

# 第一章

## 01. 意外任务

王小羊来到邱浩天的家里，与他妻子的外甥女林美娜谈情说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老师邱浩天正在一个破败的院落里等待一个日本人的到来。那个名叫前田二男的陆军医生手里有一份特别重要的情报。

其实，对于林美娜的到来，王小羊并没有想到，这一天，不过是他和邱浩天例行见面的日子。邱浩天不只是他的老师，同时还是他的秘密上级，按照组织的规定，每周四他们要见一次面，而这天邱浩天没有课，王小羊便只好到他家里来见面。学生到老师家里来也是正常的现象，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上完一节美术课，王小羊就急匆匆地来到邱浩天家。这时邱浩天正要出门，见他来了，赶紧按住他的肩膀说，我出去一趟，你守在这里，我不回来，你不要走开，听明白了没有？

看着邱浩天脸上格外严肃的表情，王小羊意识到今天的情况非同小可，不禁有些紧张起来。他真想问一句，您到哪里去？但他随即想到这是组织原则不允许的，便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只是点点头说，您放心吧，我会等您回来的。

邱浩天又郑重地看他一眼，便匆匆走出去了。

王小羊傍在门边，默默地看着他的身影远去，心里隐隐觉到一丝不安。千万别出什么事。他不自觉地在心里说。说过了，他又觉得这样想有些不妥，为什么想到出事？难道说此刻他便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

王小羊是山东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而邱浩天则是这所学校的日语教师。刚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王小羊与邱浩天并没有多少接触，对这个看起来有些孤独也有些怪异的日语老师，和一些不甘心奴化的学生一样，王小羊谈不上一点儿尊敬，更说不上有什么喜欢了。有许多次，他都设法逃他的课，躲到宿舍里专心临摹高更的画。当然，如若被那个日本学监木村义邦逮住，一顿严厉的呵斥是避免不了的，弄不好还会得到一顿暴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小羊竟改变了对邱浩天的印象，并渐渐成为了他的心腹。到这时他才发现，这个在日本

留过学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而且他断续流露出的理想和追求也让他觉得那么新奇远大，无形中便受到了他的强烈吸引，最终成为他义无反顾的追随者。可以更明确一点说，王小羊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员邱浩天在省立师范学校发展的唯一预备党员。按照邱浩天的设想，他所在的这个联络站还要充实更多的力量，但他没有来得及做完这些工作，便在和前田二男接头的这个日子里不幸遇难。

对于日本人前田二男，王小羊没有丝毫关于他的信息。尽管他已经成为中共在济南某个联络站的成员，但几乎所有情报的来源和去向都由邱浩天一个人掌握，他便无从知道除他们二人之外其他人的情况。自从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后，邱浩天除了让他做过一些印制传单、站岗放哨的小事以外，甚至没有单独交给他过一次像模像样的任务。并不是邱浩天不信任他，而是党的保密制度还不容许他这样做，对此，王小羊完全能够理解，并愈发增加了为组织工作的积极性。早晚有一天，他信心百倍地对自己说，你会独当一面的。但就在他准备迎接更加严格考验的时候，他的直接上级、唯一联系人邱浩天却在接下来的这一天离他而去，他的所有想法都不得不戛然而止。

邱浩天出门后没多久，他的妻子张淑娴就回家来了，而且是和她的外甥女林美娜一起回来的。你怎么在这里？张淑娴还没有开口，林美娜就跑到他面前，抢着问他。

我……王小羊有些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在这里等邱老师回来……

老邱干什么去了？张淑娴问他。

他说出去办点事，王小羊撒谎说，一会儿就回来，让我在这里等他一下……他知道，张淑娴并不在他们的组织里，所以对她也不能如实相告。

那好吧，张淑娴回头看林美娜一眼，又把目光落在王小羊身上，你们就在一起玩吧，我去做饭，中午都在这里吃饭。说着就一个人进屋去了。对于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她或许早就看出来，所以便给他们留出了幽会的时间。

随着林美娜的到来，王小羊因邱浩天外出感到的不安也很快淡去了。林美娜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和王小羊算不得同学，但由于两人学的专业相同，又是同一个年级，加之他们和邱浩天的关系，便互相觉得亲近了许多。而且王小羊看出来，林美娜尽管不太关心时事，但思想并不老旧，对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也有些反感。也正由于此，两人的话题便多起来，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邱浩天没有阻拦他们交往，却嘱咐王小羊不要把他们从事的秘密活动告诉林美娜，虽然她并不会成为他们的敌人，但在日本人防守严密的沦陷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王小羊上下打量林美娜，不禁感到眼前一亮，精神一下子被她靓丽的打扮

吸引住了。其实天还没有真正热起来，林美娜便已经脱去了冬装，上身穿一件单薄的毛衣，下身是一袭拖脚的长裙，显得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王小羊很久没见过她这样打扮了，目光便久久地盯在她身上不动。

林美娜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举手在他眼前晃一下说，行了，我又不是什么怪物，值得你这样看吗？

王小羊这才掉开了视线。冷吗？他也抬起手，在她身上轻轻按了一下。

林美娜拨开他的手，随即用嘲讽的口气对他说，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身上还裹着那件长袍。

王小羊禁不住有些脸红，是的，自己能够穿出来的衣服也就这么多，哪里及时换得下来呢？而林美娜就不同了，本来家境就殷实富足，父母又一直对她娇惯纵容，自然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了。想到这里，他心里便有了些不快。

林美娜看出了他情绪的变化，急忙拉住他的手。我一穿上这身衣服，她有意用娇滴滴的口气说，就跑来找你了，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望着她脸上充满期待的神色，王小羊的心情也很快平复下来。不管怎么说，他告诉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人青睐于你，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两人避开邱浩天的妻子，躲在屋内相互拥抱、亲吻……缠绵了很大一会儿，两个人才慢慢分开来。

林美娜有些无所事事，忽然头一歪，朝他提议说，对了，我们去千佛山踏青吧？

去千佛山……踏青？王小羊莫名地看她一眼。

是呀，林美娜悠荡了一下裙子的下摆，春天来了，千佛山上的花儿兴许都开了吧？我们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美丽的景色了。

王小羊朝门外看了一眼，丝毫没有感到春天的气息，便也用嘲讽的口气说，这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美丽的景色让你享受！

林美娜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又拉了一下他的手说，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到大自然中去……对了，你不是喜欢美术吗？你可以到野外去写生呀。

王小羊想到邱浩天临走时说过的话，便坐住身子不动。我没有情绪，他摇摇头说，不想去画什么……

你是不想和我一块出去吧？林美娜不高兴地说，是不是我一来你就没情绪了？

王小羊张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话。

在他们为出不出去踏青而争论的时候，邱浩天也早就来到了接头地点，在居于一条巷子里面的院墙后蹲下身，耐心地等待接头人前田二男的出现。这是一个废弃了的院落，远离大街上的闹声，一般人轻易不会进到这里来。邱浩天



看看怀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但前田二男还没有到来，以前他可是从来没有不准时过。是不是前田二男遇到了什么麻烦？他有些焦急起来。

邱浩天等待的这个前田二男在陆军医院工作。两年前，邱浩天通过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的进步人士，与前田二男接上了关系，逐渐把他争取到反战阵营中来，成为中共安插在日军内部的耳目。自从投诚以来，前田二男已为邱浩天传递了好几份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粉碎日军进攻提供了大力帮助。上级很重视前田二男这条线，一再告诫邱浩天要和他保持畅通联系。前些日子，前田二男也向他发出信息，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需要传递出来，由于事关重大，他要认真核实一下，不得不延缓几天，所以那次见面前田二男没有向他透露情报的任何细节。想到这里，邱浩天不禁感到后悔，为什么没有让他把情报的内容说出来？一旦发生了什么不测，自己这边也好制定一个应付的预案，可现在……他心里愈加有些紧张。

时间又过去了几分钟。邱浩天不敢再等下去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赶快离开这里。他站起来，并掏出手枪，一边机警地四处张望，一边往外走。就在这时，从巷子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从凌乱的节奏判断，那个人是一溜小跑着过来的。邱浩天急忙缩回身去，并听出这个疾步跑来的人正是前田二男。但按常规来说，他是不该这样仓促跑来接头的，除非他真的遇到了麻烦。坏了，邱浩天闭了一下眼，终于明白他迟迟不来的原因了。

前田二男没有进到院子里来，甚至没有停一下脚，只是在经过倒塌的院墙时，急快地朝里看了一眼，目光一落在他身上，就迅速把左手举起来，朝他轻轻地一抛。我被宪兵跟踪了，他低下声音说，我来引开他们，你快把情报送出去。说罢，他就挥起右手中的匣枪，朝后面开了一枪，然后加速朝巷子深处跑去。

邱浩天蹲下身，把他抛出的那个纸团攥在手里，随即缩起身子，在墙角的草木丛中藏好。前田二男的脚步声还没有消失，更多杂乱的脚步声便从后面跟上来。邱浩天知道，日本宪兵也来到了院墙外。

我在这里呢，前田二男用日本话喊道，有本事你们就追上来呀。随着他的喊声，又有两声枪响传来。

日本宪兵没有犹豫，便直接从院墙外跑过，直朝前田二男跑去的方向追去。八格牙路——日本宪兵也恼怒地叫喊，并放出一排密集的枪声。

邱浩天闭了闭眼，前田二男为了掩护自己，主动把敌人引开了，从那些不断响起的枪声判断，他是凶多吉少了。前田君，他在心里抖抖地喊道。等巷子里平静下来，邱浩天展开那个纸团，只扫视了一眼，便一下子骇住。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条万分重要的消息。为避免发生意外，他把纸条重新团起来，径直

塞进了嘴里，然后钻出草木丛，从院墙的豁口里跳出去，轻抬脚步，悄悄朝巷子的另一端跑去。

来到巷子口，邱浩天还是有些大意了，以为日本宪兵都去追赶前田二男了，脚没停步就走出了巷子。这时他才看见，外面还站着两个日本宪兵，正持枪把守着巷口。邱浩天急忙把身子缩回来。但还是被那两个宪兵发现了。什么的干活？一个宪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邱浩天没敢有丝毫停留，回身便又朝巷子里跑去，同时把手枪的保险打开。

站住！日本宪兵叫喊着从后面追上来。很快，枪声便也响起来，子弹打在他身边的墙壁上，撞击出一道道火花。

邱浩天不敢大意，果断地将含在嘴里的纸团吞进了肚子里。前面又到了那个接头的院落。他不敢再往巷子的另一端跑，大部分宪兵刚刚过去，听到枪声会返回来的，如果两头一夹击，他可就插翅难逃了。怎么办？邱浩天稍稍犹豫了一下，便重新跳进到院落里。反正这个院子已经毁坏，那边的院墙也不高，干脆从墙头上跳到那边去，兴许还能找到一条活路。

别让他跑了。日本宪兵加快了追赶的步伐，很快便也来到了院墙外。枪声更急地响起来。

邱浩天刚攀上那边的墙头，就被一颗流弹击中了。他觉得后背上一麻，像是一块石头落在了上面。他差点从墙头上掉下来，赶紧在两手用力，紧紧抓牢墙顶端的砖头，身子用力往上一挺，便让两腿越过了墙头。随即，他的整个身子都落到了墙那边的地下。

这是一个较为整洁的院落，一个孩子正在挥着鞭子抽陀螺。看到从墙上落下来的邱浩天，孩子霍地停住了手，瞪大两眼，惊骇万分地看着他。

邱浩天没有理会他，从地下爬起来，便拖着突然变疼痛了的身子，一瘸一拐地朝院门口走去。他知道，自己的身子不仅中了弹，还摔坏了一条腿。好在院门外是另一条巷子，日本宪兵已被他成功甩在了后面。邱浩天靠在墙壁上，大大喘息了几口气，才试着朝巷子里走去。他的身子变得更为沉重，两条腿似乎支撑不住它的重量，意识也开始有些恍惚，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不好，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怕是回不去了。

邱浩天脚步踉跄地走出巷子，正好一辆人力三轮车从街上跑过去。车——他艰难地喊出一声，便一下子扑倒在地下……

对于邱浩天的这番遭遇，没有置身现场的王小羊一点儿都不知道，此时他还在邱浩天家里和林美娜闹别扭呢。王小羊牢记邱浩天不让他离开这里的嘱咐，无论如何也不跟林美娜出去游玩。林美娜失望之余，不禁怨恨起他来。我就知道你不愿跟我在一起，她哭啼啼地说，要知道这样，我何必来找你。

王小羊见不得她委屈的样子，本想安慰她一下，也替自己辩解一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总不能违背组织纪律，将自己和邱浩天的秘密约定说出来吧。

正在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最要好的同学李灿辉慢悠悠地走了进来。邱老师不在家？他探头探脑地问道。

李灿辉和王小羊是同班，且两个人同住一间宿舍，平日里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吃饭，所以也就特别要好。但对已经从事地下工作的王小羊来说，他与李灿辉的交往还仅仅局限在生活层面，对于思想和精神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却找不到多少共同点。李灿辉是那种不大过问世事的人，只是一门心思地埋头读书，想为自己争取一个较好的前程。前些日子，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教育厅给学校框定了几个留学日本的名额，多数同学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李灿辉却认为机会到了，将学习的兴趣都转移到一向不为他看重的日语课上，无形中也与日语老师邱浩天接近起来。但他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邱浩天的冷落，每次前来拜访，都被邱浩天以“没有空闲”为由打发回去。大智若愚的李灿辉并不以为意，依旧不屈不挠地前来纠缠，弄得邱浩天真要拿他没办法了。

灿辉，王小羊告诉他说，看来你又要扑空了，邱老师真的不在家。

李灿辉相信了他的话，却并没有立刻离去的打算。没事，他笑笑说，我等邱老师回来。说着，就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林美娜也认得李灿辉，兴许是为了有意气一下王小羊吧，竟主动和他打起了招呼。两个人简单地说过几句话后，她竟突然对他发出邀请说，李同学，如果你有时间，跟我一起出去踏青好吗？

踏青？李灿辉也有些吃惊，你是说到城外去玩儿？

林美娜点点头，是呀，愿意跟我去吗？

李灿辉没有立刻表示什么，而是掉头看了王小羊一眼，你去吗？

王小羊笑眯眯地说，我有事，就不随你们去了。

你不去，李灿辉有所顾忌地说，我怎么好一个人跟林小姐去……

王小羊故作大度地摆摆手，没关系，你尽管跟她去好了。

听他这样说，林美娜掉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李同学，她又拉了李灿辉一把说，我们走。

李灿辉犹犹豫豫地站起来。我本来也要等邱老师回来的，他朝她解释说。

林美娜更为恼怒了。爱去就去，不去拉倒。她甩开手，迈着大步朝门外走去。

李灿辉又掉头看看王小羊，你看，你看……

去吧，王小羊朝他摆摆手说，你只管去就是了。

那我……就去了。李灿辉终于做出决定，也赶紧朝门外走去，林小姐，等等我——

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王小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将一直端着的架子放下来，用两手抱住头。这一刻，他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就在这时，摆放在条几上的自鸣钟发出了响声。王小羊把手从头上放下来，看了钟表一眼，更为焦躁地在心里自语，他怎么还没有回来？

林美娜和李灿辉离去一刻钟后，他的老师兼上级邱浩天才回到家来。邱浩天是被一辆人力三轮车送回来的。那个黑黝黝的车夫把他扶进家门时，邱浩天已经陷入轻度昏迷中去了。他受伤了，车夫告诉王小羊说，恐怕快要不行了。

王小羊接住邱浩天的身子，才猛然发现，他后背的衣服上破了一个洞，黑红的血水从那里不断地流出来，染红了下面的身子和一条腿，而那条腿竟然也拖在地下，脚上的鞋子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回事？王小羊带着哭腔说，他为什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我，我也搞不清楚，车夫抖动着嘴唇说，他在街上喊住我，我才把他……说到这里，他往后退了一步，我得赶快离开这里，你们也不要给我钱了，要是让日本宪兵逮住，我也得把命搭进去……他边说边退出门去，拖起人力车子，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王小羊从他身上回过头，又紧紧地盯住邱浩天，老师，您这是怎么了？他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这时，邱浩天的妻子张淑娴听到动静，从厨房里急急地跑出来，一见他满是血迹的样子，也不禁大吃了一惊。老邱，她扑到他身上，用力摇晃着他，你怎么啦？快醒醒，你到底是怎么啦？

邱浩天躺在椅子上，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有些僵硬的目光从妻子身上滑过，最后停在王小羊脸上，暗淡的目光霍地一亮，小羊……

老师，王小羊朝他凑近了一下，您快说，发生了什么事？

邱浩天刚要说话，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又把目光转向妻子，淑娴，你回避一下，我和小羊说句话。

你都这个样子了，张淑娴带着哭腔说，还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邱浩天闭住嘴巴，又坚决地摇晃一下头。

见他这样，张淑娴只好松开他的手，一步三回头地退回到厨房里去。

她的身影一消失，邱浩天就紧紧地盯住王小羊，小羊，我可能不行了，你要……

老师，王小羊的泪水夺眶而出，您……

邱浩天打断他的话说，你听我说，我得到一份万分重要的情报，不能亲自



送出去了，你要替我……

王小羊使劲点点头，好，我来替你完成任务。

邱浩天一字一句地说，日本人要在鲁西一带进行一次生化武器作战……屠杀我抗日军民。

什么？王小羊也大为震惊，生化武器作战？

是，邱浩天点点头，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行动，日本人正在全面部署，入秋后就会实施……

是这样！王小羊倒吸一口冷气，他们真是太狠毒了。

我不行了……邱浩天咳嗽了一下，随即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水，喘息变得更为困难了，你要，你要……

王小羊接过他的话说，您放心吧，我会把消息送出去。

邱浩天欣慰地咧咧嘴，忽然眼睛一闭，便又昏迷过去。

老师，王小羊使劲摇摆着他，你还没有告诉我，我把情报送到哪里去？

邱浩天终于又睁开了眼睛，目光死死地盯在他脸上。送到，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含糊不清地说道，送到……送到……他的话没有说完，沉重的眼皮便再次合上了，脖子也像被折断了似的向下弯去，头颅一下子垂到了胸脯上。

到底是哪里？王小羊大声朝他喊道，告诉我，到底是哪里？

邱浩天直挺挺地躺在椅子上，再也不能回答他的问话了。

听到王小羊的喊声，张淑娴又从厨房内冲出来，扑上去，紧紧地把邱浩天抱在怀里。老邱，她泣不成声地哭道，浩天……

王小羊从已经死去的邱浩天身上收回目光，掉转回头，直直地望向屋外，望向远处看不见尽头的天空，在心里一遍遍地问道，哪里，到底是哪里？

……

## 02. 奴役生活

黎明时分，在一阵急促铃声的催逼下，学生们都稀稀拉拉地跑出宿舍，到操场上去上早操。王小羊却依旧躺在床上，身子一动不动。其实这一整夜，他都没怎么睡着，脑子里满是邱浩天死去的情景和他交给自己的任务，天亮后才感到了困倦。像逃那些该死的日语课一样，他也不想去上这个早操了。

李灿辉走到门口，发现他还躺在床上，又返身跑回来，使劲推了他一把，哎，上操的铃声已经响过了，快起来吧。

王小羊睁开眼，草草地看了他一下，又立即闭上了。我不去上操了。他懒

懒地说。

这怎么行？李灿辉担忧地说，让那个木村义邦逮住了，你会受到惩罚的。

管他呢，王小羊摇摇头，依旧闭着眼皮不动，你快去吧，我想再睡一会儿。说罢，他就把身子冲向了墙壁。

李灿辉叹了口气，只好一个人跑出门去，并把门板紧紧地合上。

宿舍内安静下来。王小羊的困意却又很快消失了，脑子里重新涌动着那个困扰他的问题——如何完成邱浩天交给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他该把邱浩天提供给自己的情报送到哪里去？他当然明白，在济南这个地方，属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绝不止他们两个人，而且他多次看见邱浩天携带着情报出去，却空着两手回来，也就是说，他成功地把情报送给了他的下线，但至于谁是他的那个下线，王小羊却一无所知。也许自己的资历还不够，每次执行重要任务时，邱浩天都亲自出马，顶多让他探望一下风声。自从参加地下工作以来，王小羊还没有接触过组织内的其他任何一个同志。好好磨练自己，邱浩天不止一次安慰他说，你一定会被派上大用场的。经过多半年的考验，邱浩天终于觉得他进步成熟了，不仅将他发展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还流露出要让他单独执行任务的意思。就在前几天，也就是邱浩天外出接关系的时候，还拍着他的肩头说，等下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去执行了……王小羊想不明白，邱浩天所说的“下一次”就是现在自己面临的这个任务吗？这也未免太过艰巨了，因为他不知道要把情报送到什么地方去，又怎么能圆满地完成呢？一想到这里，王小羊就再也闭不上眼睛了。

就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宿舍的门板被一只白手推开了，随即，一个细瘦的身影慢慢走了进来。

王小羊一惊，意识到这是那个叫木村义邦的日籍学监查房来了，急忙爬起来，抓起衣服，手忙脚乱地往身上穿。

木村义邦迈着大步走过来。八格，他先用日语骂了一句，随即又用中国话说，你的，为什么不去早操？

王小羊急快地想了一下说，我，我感冒了。

感冒我的不管，木村义邦不讲道理地说，但学校的纪律不可违反，早操的耽误了，必须接受惩罚。说着，就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把他拖下床来。

王小羊没有站稳，一下子歪倒在地下。用不着你拉，他反抗地抬了一下胳膊，我自己能走。

看他有些桀骜的样子，木村义邦不禁火冒三丈，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就在他脸上打了两个耳光，八格，敢抗拒我的人，统统没有好下场。把他从地下拖起来，又扭动着他的胳膊，磕磕绊绊地押出屋去。

来到操场上，同学们已经跑完了早操，正排成长队，对着东方初升的日头，一边遥拜一边唱《大东亚进行曲》。这是学生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看到王小羊被押到操场上来，一些学生扭过头来看他，被身边监视的日籍教师厉声喝住，赶紧又把脸转向东去。

王小羊的嘴被打破了，舌头上全是腥咸味。听着怪里怪气的《大东亚进行曲》，他越发觉得不舒服，张开嘴，奋力朝地下吐了口血水。

你的，木村义邦指着他的额头说，给我绕着操场跑步，跑不完五圈，不许停下，明白？

王小羊又闭住嘴，没有回答他的话。

快跑。木村义邦又在他身上踹了一脚，才愤愤地走到一边去。

没有办法，王小羊只好懒洋洋地抬起脚，绕着阔大的操场跑起来。他娘的小鬼子，他在心里骂道，等哪一天落到老子手里，不收拾了你才怪呢。

木村义邦站在操场边，摘下白色的手套，在手心里抽打了几下，然后分开两腿，挺直精瘦的身子，瞪圆两只三角眼，远远地盯着他跑步。

学生们唱完了《大东亚进行曲》，又排队聚拢到旗杆下，面对着貌似国民政府的“国旗”，再次合唱伪政府的“国歌”。“卿云烂兮，糺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又是一串杂乱的怪声传来。

王小羊一边跑动，一边抬起头，望着那面在晨风中瑟瑟抖动的所谓“国旗”，在心里发着冷笑。真是怪事，南京伪政府居然也把“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只是在上面加了一块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像一条赖唧唧的小辫子。还有那首出自《尚书》的《卿云歌》，竟然也拿给伪政府当《国歌》了，简直是糟蹋祖宗呢。他娘的，王小羊再次往地下啐口唾沫，早晚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除掉，还中国一个清明的新世界。

同学们唱完了“国歌”，王小羊也跑完了五圈惩罚操，经木村义邦许可，站回到同学们的队伍间。怎么样？李灿辉低下声说，没有累坏吧？

王小羊大口地喘着气，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沮丧地摇了摇头。

我早就对你说过，李灿辉埋怨他说，讨懒会受到惩罚的，可你偏偏不听我的……

王小羊有些恼怒，便抬腿踢了他一脚。

这时，木村义邦走到了队伍前面，用熟练的中国话对学生进行“训示”，自然还是那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什么中日亲善啦，什么共存共荣啦，什么建设东亚新秩序啦……日本籍教师几乎每天都在课堂上讲一遍，学生们的耳朵差不多听出了茧子，已经没有几个人再相信这些骗人的东西了。木村义邦每说一句，队伍中就有人悄声反驳，既然中日亲善，你们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既然共存共荣，你们为什么把中国搞得山河破碎、家破人亡？既然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你们为什么发动侵略战争，让东亚陷入无节制的战火和灾难？

行了，胆小的李灿辉警告那些人说，别再惹麻烦了！刚刚王小羊受到了惩罚，你们还要……

一个大个子学生在他身上推了一把说，如果你喜欢这些东西，干脆到那家伙跟前去听算了。

李灿辉没有理会他，但也闭住嘴不说什么了。

另一个小胡子却为他打抱不平，白了大个子一眼说，既然你不愿听，怎么不把自己的耳朵堵上？

他的话立刻遭到更多同学的反击。很快，王小羊和李灿辉身边的学生便分成了两派，在悄声争辩了一会儿后，竟然发展到互相推搡的地步。队伍有些骚乱起来。王小羊没有站到某一派中去，尽管他同意大个子他们的说法，但碍于和李灿辉的关系，便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你们不要……李灿辉有些着急，知道这样闹下去要受到木村义邦的惩罚了，而事情是由他引起来的，便觉得自己负有很大的责任。

看着他谨小慎微的样子，王小羊忽然觉到了他的可怜。其实这样的情景时常发生，他倒是见怪不怪了，李灿辉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担忧，这么多人一起闹事，木村义邦又能怎么样呢？

果然，木村义邦并没有怎么惩罚他们，只是让参与骚乱的学生在操场上多站了半个钟点，剩下的同学则被他赶到一面照壁前，对着画在上面的孔子像做祭拜仪式。这也是日本人规定的早间课目，企图用“同文同种”的骗人伎俩，达到从文化上奴役中国学生的卑劣目的。

吃过早饭后，很快便开始正式上课了。王小羊没有心思到教室里去，打算继续逃课。李灿辉怕他再吃亏，主动到辅导员那里去为他请假。王小羊一个人待在宿舍内，对着竖在墙壁上的一幅《塔希提女人》发呆。那是他临摹的高更的画，已经画了很久了，却至今没有完成，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画完的机会。困倦渐渐笼罩了他。由于早晨跑得太过疲累，他真的要好好睡一会儿了。

在不算太深的睡眠里，王小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了遥远的塔希提岛。传说中的塔希提岛实在是太美了，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到处都是他没有见过的棕榈树，一排排茅草房点缀在绿草间。这美丽无比的景致一如仙境，怪不得人们将这里称为“人间天堂”，怪不得高更会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度过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王小羊忽然看见，在一棵巨大的棕榈树下，他心目中的偶像高更正偕同一个身穿草裙、皮肤黝黑的毛利女人，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大师，王小羊在心里念叨一句，我来了……便迎着他们飞跑过去。就在他快要



到达那棵棕榈树下时，高更却与那个毛利女人一起消失不见了。大师，王小羊停下脚步，朝着四周的远处呼喊，你在哪里？

王小羊是叫喊着醒来的。醒来了，他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怪异的梦。他抹抹眼睛，又走到那幅没有临摹完的画前，去注目那个他似乎刚刚返回来的地方。当然，画上并没有诱惑他的高更，只有那个诱惑了高更的毛利女人。但他相信，高更就藏在这幅画后面，通过这个颇具原始意味的女人来向他述说着那个地方的美好。

塔希提。

是的，那个叫塔希提的地方不但吸引了高更，更通过他，也一度吸引了刚开始走上人生之路的王小羊。那段时间里，王小羊一心要当一个画家，一个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还很稀奇的“印象派”画家，一个像高更那样用自己漫长的一生去践行理想的艺术家。为此，他也曾经寻找过属于自己的塔希提，并做好了背起行囊孤身一人走遍天涯的准备。这个世界太丑恶了，他不止一次地对好朋友李灿辉说，我就是走到天边，也要寻找到那个美好的世外桃源。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这种实践，就阴差阳错地走进了邱浩天所代表的那个阵营中来。也许这也是一种命数，回顾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这一重大转折，王小羊无可奈何地对自己说，因为你身处其中的现实，还不容许你来成为高更。

王小羊离开那幅画，走到窗前朝外面打量，不禁又想起了邱浩天的死亡，继而想起了邱浩天引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时的情景。那一天，因为一连多日的旷课，平时看起来较为马虎的邱浩天终于注意到了这个叫王小羊的学生。课余时间，邱浩天主动走进他的宿舍，和他第一次单独见了面。也就在那一天，邱浩天看到了那幅他刚开始临摹的画作。你喜欢高更？邱浩天不动声色地问他。

对这个能把日本话说得那么熟练的中国老师，王小羊一点儿也不喜欢。但对于他对自己的造访，他却不能不拿出一点点儿恭顺的态度，毕竟自己旷了他那么多课，狠狠地挨他一顿训斥看起来是免不了的。是，他不置可否地回答说，喜欢高更。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邱浩天没有再表示什么，又对那幅画看了一会儿，便做出了离开的架势。但在门口，他又扭过身来。你跟我来。说完，他就走了出去。

王小羊不知道他要自己跟他到哪里去，一时有些犹豫。

李灿辉跑过来推他一下，老师叫你呢，还不快去！

王小羊只好随在邱浩天身后，出了宿舍，甚至出了校区，直朝街道上走去。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站了下来。

邱浩天这才停下脚。不用怕，他朝他微笑着说，我带你到我家去。

到你家……王小羊有些吃惊，到你家去干什么？